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四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黄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彦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

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隷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絶人為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為荊

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巖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幷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渡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

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在建業元凶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

委任以秀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𥟖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

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
刺殺之傳首建業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
為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
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
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
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
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

率步騎居前所向尅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祚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陜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䂓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

度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
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
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
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云何放
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
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
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
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

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顔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諶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横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

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軍將軍直閤安都將為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

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
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
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
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
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
求活勔壯其意送還建業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

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欵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

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衣裝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遥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為直閤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以弟璦與臧質同逆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東

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擢琬為給事黄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荅録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

帝定亂進予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
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黄閣實爲公私
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
必萬尅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黄閣是吾徒
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
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
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
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

文李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
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
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業購明帝萬戶侯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
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
甲幷奉勸子勛即偽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為
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
令羣僚上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

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乗車除腳以爲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鵩棲其中鴉集其幰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黄閤柱鵩尾墮地又有鵩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賔客到門者歴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内外離心矣明帝

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為前鋒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

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攸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隷攸之在赭圻胡因與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黄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

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為下之節沈攸之等
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强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
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
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
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
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
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乃遣龍
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

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别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鵲頭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鵲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鵲鬭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

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慴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鏁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業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

首送建業張興世弟僧彦追殺懐直取胡首竊有其功

荆州聞濃湖平吏議奉子項奔益州就蕭恵開典籤阮

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

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項以降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黒似胡故名坳胡及長

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

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

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冦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

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貍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

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名為游擊將軍直閤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為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强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

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

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
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
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為屯騎校尉直閤領
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為之用
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
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
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

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

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寛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

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業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

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内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内殿與言謔酬接甚歡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黄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户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

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容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

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

不果高帝撫之如舊问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

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茍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内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夯亡亦

為韋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疊㥋惡盈旋至
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榮未酬而禍集黃回
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南史卷四十

南史卷四十考證

薛安都傳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

○北史作父廣晉上黨太守

元嘉二十一年來奔○北史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

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

青州刺史沈文季○季北史作秀

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北史作明帝

遣將張永討安都

黄回傳竟陵郡軍人也○郡南本作都

南史卷四十考證

南史卷四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繼子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遥光　曲江公遥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子穎胄　穎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

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横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芝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

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

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栁多構山泉殆窮真

趣釣性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

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

也唯雅重釣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

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為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

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瑱武帝第二十子

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
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
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緬是
為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
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妃江氏為后
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
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

鳥為神雀子遥光嗣

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遥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為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遥

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
皇太子何用講為上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
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
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
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
嫌責劉繪嘗為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既輔東昏潛
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

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

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勑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

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為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始為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遥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

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光閣外兵至吹滅火扶匐
下牀軍人排閤入斬之遥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
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
内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
焚屋宇且盡遥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
兒童時明帝使與遥光共齋居止呼遥光為安兄恩情
甚至及遥光誅後東昏登舊宫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
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

颯颯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髫齓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緬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烏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烏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

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遥欣與始安王遥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遥欣為兖州刺史時豐城公遥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遥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遥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

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𠡠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遥
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
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荆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
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為
揚州居中遥欣居陜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遥欣好勇
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遥欣以本官領雍州
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
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竒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於官子清亦有文才

位永康令遥欣弟遥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

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

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

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

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緬留心

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

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

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絶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晊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款于梁武帝宣徳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

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内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為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

至府中門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
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
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
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為侯始昇
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
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
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
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

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幷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録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黄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宫

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甍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

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顗胄好文
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顗胄詩
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
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得入
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黄門郎領四廂直
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預功
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以常所乘白㮙牛明帝每存儉
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

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

公謚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懐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决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

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荆州同舉山陽
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
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
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
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
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

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鬬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令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業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穎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宫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㑹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

蕭恵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璝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纛梁天監元

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
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荆州事穎達亦
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
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業為廬陵人修景智
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絶糧後因食過
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為前將軍丹陽尹及受
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

為豫章內史意甚憒憒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閤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

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敳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敳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敳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

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宫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悦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内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内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

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
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
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
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
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
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五十
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
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衛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

諶為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甑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

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
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詔乃顯其過惡收
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
喜曰感卿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
偉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
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
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
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

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諶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絶諶弟誄字彦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

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噬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

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
後倮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
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帝㣲
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内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
光殿露著黄縠褌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
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虚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
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
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

旭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媪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内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内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

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璹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頴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

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黄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

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逢
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
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荅而守防逾嚴坦
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
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至小街審知遥
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
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
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

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遥光反殿内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遥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内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遥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剛佷專執羣小畏而惜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圍

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遥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荆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

諶與坦之俱應顧託旣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始安王遥光傳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屯東府門東離門一本作屯府東籬門

焚屋宇且盡○屋宇一本作居宇

曲江公遥欣子幾傳好學善草隷書○草閣本作章

南豐伯赤斧子穎胄傳梁武帝復遣天武齋書與穎胄○遣監本誤追今改从梁書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史應作夬雖梁書宗夬

本傳未載此事而云故領軍將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每事諮焉其爲犬無疑也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監本缺郢字今从閣本增入

衡陽公諶傳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出宿監本訛宿出今据齊書改正

臨汝侯坦之傳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離各本誤雖今改从齊書

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建監本訛孝今從閣本

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褌監本誤禪今從齊書

羣小畏而惜之○惜一本作憎應从之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四十二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舉人臣孫　烱

南史卷四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

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寛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内史時沈攸之賧伐荆州界内諸蠻遂反五溪禁

斷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簒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諮司徒衣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

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衣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

内𫆀也嶷知緼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從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涖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用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

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
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税重多所寛假
百姓甚悦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黙
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
部内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
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
詔以嶷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
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劒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

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巖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

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劒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

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髙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閡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

宴馬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埀許送東府齋理不上荅曰見别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不

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寛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

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詐郵簡小塘藏
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
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
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耳為此者實非
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
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
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紛紜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
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

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
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内不容太樂景帝暴室皆滿
猶以為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頴川荀丕獻書於嶷極
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為書荅之又為之減遣丕字令哲
後為荆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
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
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
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

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悦丕竟於荆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

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懽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賛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

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嶷陪從上甞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

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氈車每幸第不復屛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甞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宫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

俱封啓減人五百戸其年疾篤表觧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徳累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甍乃還宫詔歛以衮冕之服温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緑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黄屋左纛虎賁班劒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

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盤水乾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毎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

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予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嶷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

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

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歘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

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嶷倍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

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淦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

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遥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甞因事入

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

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

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猾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閹人

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

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
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
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
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
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
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
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
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

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

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為祕書監簡文即位名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薨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勅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

中軍宣城王記室先予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

陵入長安澇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

叔父予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

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

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時熊

曇朗在豫章周廸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

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

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

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吏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欵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冦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諡靜子

子顯守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

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黄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讃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

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代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

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鸎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

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普通北代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

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

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

謝蝦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名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删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

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

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廣任性不羣夏月對賓

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

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

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

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内史在

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

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

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
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
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
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
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
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答太清元年復為侍

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甞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静寡嗜慾

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賞卒

於驃騎長史

南史卷四十二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豫章文獻王嶷傳江建來蘇○建一本作漢又下文古人云朞用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用作月似俱應从之

上數幸嶷第○第各本俱訛弟令改正

子廉弟子恪傳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蘧注釋之○此與梁書同惟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與此異

子雲傳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鍾監本訛鐘今改正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